



都会女子情事
与你相爱已非机率问题
而是百分百缘分注定

天使与魔鬼

台湾

沈亚

通

爱

系

列

活

楔 子

嗨！知道一种游戏吗？它的名字就是“天使与主人”。它是适合由一群大约三十到四十人左右不等玩的团康活动，其原则之一是必须要能天天见面，并且有长时间的接触，至少相处的单位是以“时”来计算的。

游戏的参加者必须同时扮演两个角色，即是天使与主人。身为天使必须默默的为主人服务，包括鼓励、祝福，甚至为他做事，当然不能让那位主人知道你是他的天使。身为主人者，则享受天使的服务与猜出谁是他的天使。

游戏的时间至少十天以上，否则这么多人要如何猜起呢？时间到了，再揭晓。揭晓时，每个人开始说出自己心中所想的天使是谁，猜中与否都得准备个小礼物给天使，以慰劳他这段时间的辛苦。当然这个游戏最适合在班上或公司进行，如果是班上就由老师主持，而且在

天使与主人

指派天使与主人时，用抽签方式是相当公平的。

好啦！游戏的规则与玩法大家都知道了吧！现在就开始我们的故事。

爱

系

列

第一章

“喂！有没有搞错啊！别人毕业旅行不是环岛，就是出国，我们居然是办四天三夜的露营活动，是哪个白痴笨蛋加三级的混帐提议的？高中毕业耶！拜托！”正想趁毕业旅行大玩特玩的王昭月，一听到毕业旅行竟然只是露营，而且露营的地点还在台北市内，不禁大声咒骂着。

“昭月，淑女一点行不行，高三啦！一点学姊的样子也没有。”樊绍依拉拉好友的衣角，希望她能镇定些。

今天正逢第一次月考，单座号的同学得到一年级学姊的教室考。学校的大考向来是一年级到二年级教室，二年级则到三年级教室，三年级则到一年级教室，如此又开座号又可隔开同学，这么一来就较无作弊之虑。

当然这个游戏最适合在班上或公司进行，如果是班

上就由老师主持，而且在指派天使与主人时，用抽签方式是相当公平的。

好啦！游戏的规则与玩法大家都知道了吧！现在就开始我们的故事。

身为三年级的学姊，在新入学的学妹眼中，有高不可攀的地位，怎可因王昭月的不满，就全盘让学姊尊严跌落谷底。

“拜托！毕业旅行比当淑女或学姊重要多了。”主昭月立即将樊绍依拉到一边问：“已经确定了吗？毕业旅行……”

“没错，到阳明山一个叫竹子湖的营区吧！”这是她目前所知的消息。

“班长怎么可以投这种同意票呢？烂死了，没创意。”王昭月嘟着嘴巴叫。

向来以玩为首要生活条件的她，每一次寒假或暑假，只要是救国团举办的各种战斗营，绝对有她大小姐的名字，没想到期望许久的毕业旅行，竟然……竟然只是露营，怎不教她捶胸顿足一番。

熬了三个年头，连个难忘的毕业旅行都没捞到，这对她而言简直跟杀她没啥两样。

反观樊绍依正好和她相反，国小参加幼女童军，国

天使与主人



中理所当然的参加了童军，顺利的当上小队长，这一玩就玩了快五年，上高中后，对于各种活动反而没那么大的吸引力能圈住她。让她联想起某些事吧！

“康乐股长？”王昭月在心中念了又念，仿佛很熟悉的样子，最后忽然大悟道：“那不就是我吗？”

“正是大小姐你。”总算想起来了！樊绍依有趣的爱着眼睛看着她。

“那……”她嗫嚅着不知自己该说些什么，“怎么会……”

“那天正好请假。”樊绍依好心的替王昭月记起当日之所以然来。

“请假？我！”拍着自己加强语气问，“所以嘛！不然怎么得到这种结果！”王昭月顿时觉得自己非常重要。

“若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差你一票，结果才变成这样，你想，该由谁负起责任？”

她原本还想奋力争辩，结果还是作罢，反正事实已成定局。

“唉！”像泄了气的斗败公鸡，王昭月只有重重叹息的份。“考试吧！”要怪，就怪自己没事请什么假。

樊绍依看着王昭月一脸懊恼的模样，忍不住笑了起

来。同学两年多的时间，真正能成为好朋友的不多，而昭月那种明亮的个性，的确是很吸引人。

身为“补校生”，较幸运的是比“夜校生”少读一年，不过得经过资格考才能拿型高中学历。而白天，班上的同学包括她，都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。至于匆匆的来学校上课，下课时也已经十点了。谁不是归心似箭的直冲回家，谁还会有那个闲工夫，留下来交心、谈心的？不过昭月是例外。

平时在公司时，总能接到昭月爽朗有精神的电话，活泼外向的昭月，功课虽不是顶佳，却有着让人喜欢亲近的人缘。

“她怎么啦？”李插玉好奇的问。

“刚知道毕业旅行的‘内幕’，所以……”樊绍依开心的道。

“我说哦！我们班最有活力的人，怎么会无精打采的。”李玛玉才刚放下书包，监考老师也来了。

“今天怎么比较晚到。”

紧抿着唇不发一语，这就是李插玉惟一的回答。

“和他吵架啦！”

“别提了上恰好上课钟响起，也阻止了樊绍依的追问。有时关心也是一种负担，李插玉将文具用品取出



后，才将书包放到前面讲台旁。

“好啦，书包还没放好的人赶快放，老师要发试卷了。”监考老师看了看教室内的桌椅，确定每个人都在座位上，并也将书包放好后，才发试卷，“试卷发下去后，有不清楚的考题再问老师。”

“是！”教室内的学生们统一回答，的莫三分钟，整个教室只剩在振笔疾书的声音。

夜，才刚刚开始呢！

◆ ◆ ◆
“樊小姐，二线电话。”
“谢谢。”跟助理道谢后，樊绍依才接过电话，“喂，我是樊绍依。”

“樊小姐你好，我是立声的王小姐。”
“王小姐你好，我正想拨电话给你，没想到你却恍我还快。”樊绍依将刚刚的盘点表放下，耐心的和立声公司的采购通电话。

“找我有事？”王小姐一点也不急着说明打此通电话的目的，好兴致的反问。

“是想和你确认一下下个月的订单，顺便跟你对一下帐。”樊绍依伸手将销货明细簿翻到“立声”的地

方，迅速找到两笔较可能引发争议的帐。

“好呀！你是不是指……”

五分钟后挂上电话，樊绍依已将“立声”下个月的订单，与这个月的对帐单都处理好了。

她原本在这家公司只担任会计一职，却没想到在采购人员离职后，“顺手”接下的工作，一接手就是五个月，至今老闆也没打算再找人。

在这只有二十名员工的小制造厂，樊绍依没想到在公司八个月，她竟然会身兼数职，忙到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，除非是客户打电话来，她才有利用接电话时坐下来喝口水的机会。

幸好公司老板张先生还算有良心，将她的薪资从两万提升到三万二。而她的工作也从会计，增加到采购、仓管等。

除了管帐，管钱、管库存及采购，到安排生产线进度、公司的出货情形……等，公司规模小，当然也就不需要管什么基本的会计原则“管钱的不管帐，管帐的不管钱”，公司的基本原则是，能用你七分，绝不会浪费只用六分九。

所以，她是公司最重要的人，连老板都如此觉得，身兼数职嘛！又廉价，她……当然很重要。

将电脑打开，开始将最新的盘点资料打进去，对于身旁比她年长三岁的助理，只得找些事给她做，否则只怕她会发呆到太阳下山。

“麻烦走一趟邮局，顺便将对帐单与整理好的发票，一起寄给厂商。”

“好！”

看助理一身俐落的套装，反而比起正牌的她，还像是公司的主管，再反观自己一身学校的标准制服，其代表的就是青涩。

幸好外表并不代表工作与应对能力，否则她八成得沦为公司小妹了。

“樊小姐，还有什么事吗？”助理临出门前，再问一次确定。

“别忘了拿购票证明。”她的这位助理迷糊得很，这也是助理虽大她三岁，却只是她的副手而已，而工作性质却跟小妹没什么两样。

汇整所有的订单，约略统计各规格的订货数量，扣除库存与加上最低安全库存量后，立即草拟一份原料订货单，签下自己的名字后，留一份在老板桌上给他过目，樊绍依有时还真怀疑老板每天只开着车子晃过来晃过去，一点建树也没，追问公司还能维持这么久，还真

是意外。

像今天下午，老板只道三点有的，没有多留一点去向讯息，就这么消失了一下午，说实话，她还真习惯老板的“藉口”失踪。

刚到公司还战战兢兢的奉老板如神祇，至少他胆敢任用她当会计，而且还是直接记外帐的那种，还告诉她若有任何会计上问题，再打电话请教会计师即可。

到后来，她才知道，老板张先生根本不伯公司垮了，反正他也只是股东之一，只占全公司资本的十分之一。换句话说，他这个十分之一垮了，还有其他的十分之九跟着倒楣，若能只等奢分红而不管事，那是再好不过的了，若能找到一位像骡子般，只管开头做事、不求太多回报的员工，那更是再好不过。

可怜啊！那头骡子算被他给找到了，或者该说他幸运才对，可怜的是樊绍依，正好来顶这缺，她的能大在这合资本额只登记三百万的小公司给利用殆尽。

当然也不能一味苛刻的说，她只是被利用的那一位，因为她至少得到很好的工作经验，并且将公事料理得像公司是她的般，老板有与无都无妨，而她，今年才只有十九岁而已。

约莫再半小时就下班，到时她总算可以轻松一下



了，拿起工作进度表，再一次确定明天要送给厂商的货，是否都准备齐全，核对过後才放心的回到办公室。

“樊小姐，李小姐人呢？”

“她到邮局寄信去了。”简单的交代助理的去向，樊绍依讶异的看着下班前还会出现的老板。

“喔！那麻烦你准备三杯咖啡送到会客室。”

“好的！”简单的冲泡好三杯即溶的三合一咖啡送到会客室，而她也看到一位令她讶异不已的人，伊少凡，她的数学老师。

想到日後的合作机会，老板张顺育遂替他们介绍。

“樊小姐，这两位是扬智科技公司的电脑总工程师，这位是伊先生，这位是宋先生。”

“你们好！”没料到会在学校以外的地方碰到老师，樊绍依不自在的和他们打声招呼，才想溜回办公室就被老板留住并为他们介绍。

“两位，则看樊小姐穿着高中制服，她的能力让我这当老板的人轻松不少。”

“哪里，我在张先生的支持下，得到许多宝贵的经验。”嗫嚅的说完後，眼光一直不敢望向伊少凡的方向，她想想还是找个藉口溜掉吧！“张先生，我还有事得处理，你们慢慢聊。”

天使与主人

总该可以光荣退场了吧！才起身，她又被付予另一个任务。

“樊小姐，你先将手上的工作放下，带伊先生参观一下现场，我和宋先生还有些事得谈。”

老板一声令下，当下属的人怎么可能不遵，唉！就算是天不助我，也不必落井下石吧！樊绍依无奈的心想。

“是！”她无奈的点头等待。

“麻烦你了樊……小姐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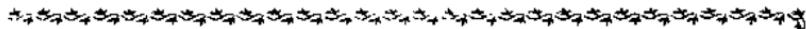
“哪里！”还以为他会脱口叫出她的名字，幸好他忘了，这是她衷心的期望。



樊绍依从来不觉得公司的制造部门有啥好看，更没想到伊少凡会提出这么多的问题，这一圈逛下来，早过了下班时间约有半小时之多。

看来如果要准时到校，只怕晚餐得省下来别吃了，庆幸的是伊少凡似乎没注意到她；这倒是让她安心。希望以后连接触的机会都能降到零以下，除非在学校的课堂上；否则……还是少见为妙。

计算一下等会儿等公车，外加换车坐车的时间，再



加上今天是月考的第二天，怎么能迟到呢？心不由得焦躁了起来。

加快脚步，也不管后面那位仁兄跟上来没有，只想尽快送他到会客室，交还给老板后，她好脱身上学。

吝啬她普回头看一下那位客户兼老师的伊少凡，就可以发现他脸上沁满笑意。

来到会客室前，伊少凡明显的看到樊绍依松了口气的模样，不禁感到好笑，他有这么可怕吗。在他看来，在学校他大概是最没威严的老师，没想到换个地方出现，竟然会有这么大的震撼力。

“张先生！樊绍依将人带到会客室，看到老板和宋先生依旧还在谈论合作的可能全，不禁有些着急，刚刚沿路回到办公室，公司的员工早已打卡下班了，她不知能不能也下班想了想，还是硬着头皮道：“张先生，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我先下班了。”

“呃？”下班？已经五点三十分了吗。张顺育一脸茫然的看着她，“可以先帮我打份报价单吗？”

不行！樊绍依简直要尖叫了。

吝啬不是还有客户在场，她肯定会把电脑抱到他手上，要他凭那“一指神功”把报价单给打了出来。但为了顾及他的颜面，她只能痛苦的呆立在那。



“我想报价单不急着现在要，明天也可以。”伊少凡总算开口说话。自己的学生嘛！还是帮衬一下的好，尤其今天还有月考，那可是迟到不得的。

“喔！那么樊小姐！你可以下班了。”张顺育才说完，就看到樊绍依如逢大赦般的转身离去，“我请两位吃饭如何？”

“很抱歉，我还有事。”伊少凡立即推掉，等会他学校还有课呢！

“那宋先生呢？”张顺育转问。

“那我们就趁吃饭时，把一些细节问题再谈清楚一点！”宋汉钦欣然答应。

“那么我先走了。”伊少凡想到刚刚宋汉钦是搭他的车，立即又问：“等会儿就请张先生送你一程，我没办法送你回公司。”

“放心，我这么大的人，不会把自己给弄丢的！”宋汉钦戏谑的取笑好友的鸡婆。

“好！张先生，我们再联络。”伊少凡立即挥手道则——他还得去追人呢！

若他没记错，校规中规定学校学生不得骑机车上課，而从这里到学校开车至少也要三十五分钟，那还是在不堵车的情形下，不过台北的交通，又逢下班时间很

难会有不塞车。

走到自己停放车子的地方，旁边正是一家日式餐馆，他买了两盒寿司餐盒，才开车离去。

她，应该还在公车站牌吧，他想。

果然在公车站牌前，看她正引颈而望，着急的直跺脚。笑了笑，伊凡将车子停在她身旁。

“上车吧！”

“啊！”正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公车不来，连计程车也没拦到半辆空车能载客的樊绍依，此时可由不得她挑，乖乖的坐上车。“谢谢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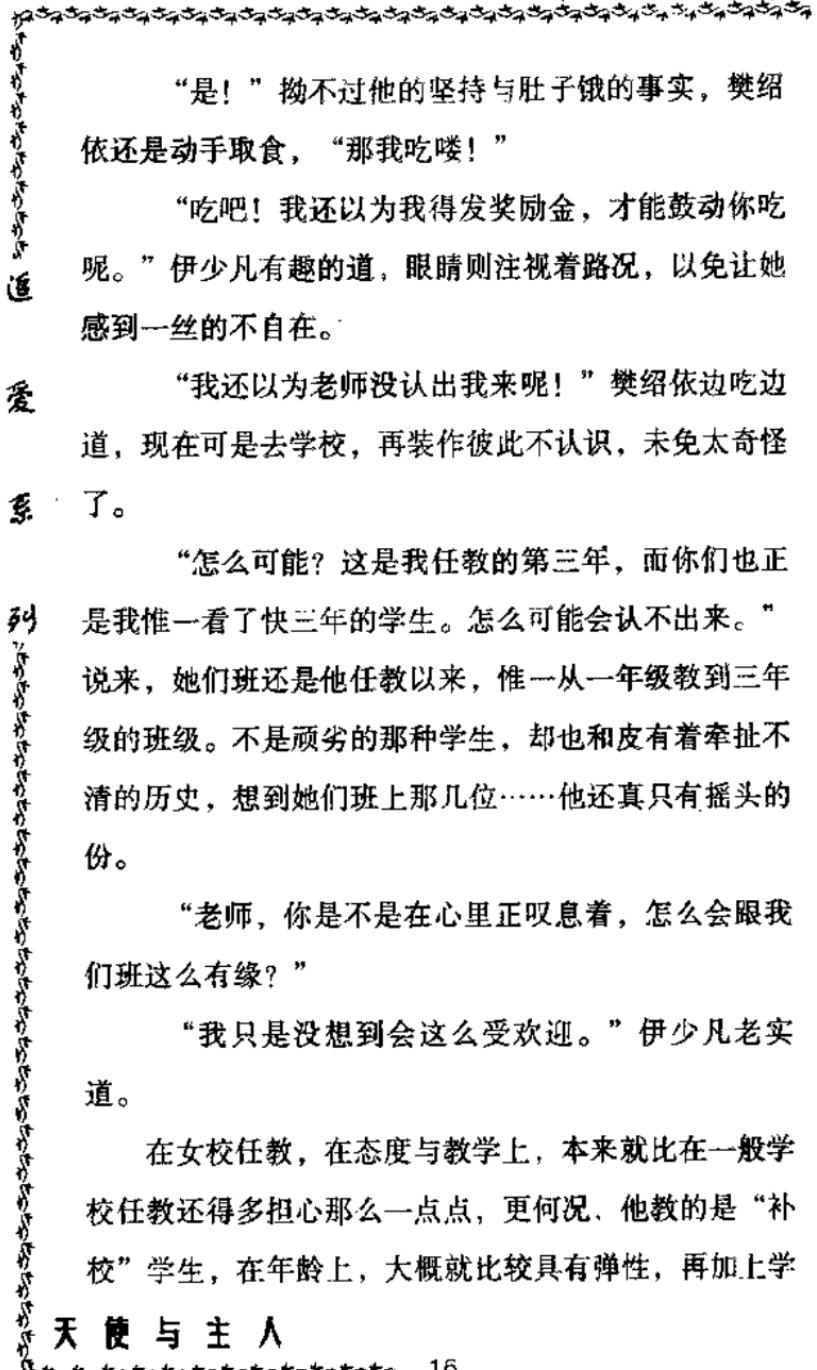
“后座有寿司，先拿来做吧！还没吃晚饭吧，”伊少凡看到她局促不安的扭着手指。

“老师……”

“先吃吧！等会到学校差不多也是第一节课上课时间，现在不吃要等什么时候才吃？”趁着红灯，伊少凡转身亲自将餐盒拿给樊绍依。

肚于是很饿，等一下能不迟到就已经上天保佑了，哪还有时间让她去买晚餐，更甭提吃晚餐道回事了，不过吃老师买的晚餐……行吗？

“老师可没手喂你，所以，你还是自己动手吧！”伊少凡不由得催促。



“是！”拗不过他的坚持与肚子饿的事实，樊绍依还是动手取食，“那我吃喽！”

“吃吧！我还以为我得发奖励金，才能鼓动你吃呢。”伊少凡有趣的道，眼睛则注视着路况，以免让她感到一丝的不自在。

“我还以为老师没认出我来呢！”樊绍依边吃边道，现在可是去学校，再装作彼此不认识，未免太奇怪了。

“怎么可能？这是我任教的第三年，而你们也正是我惟一看了快三年的学生。怎么可能会认不出来。”说来，她们班还是他任教以来，惟一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的班级。不是顽劣的那种学生，却也和皮有着牵扯不清的历史，想到她们班上那几位……他还真只有摇头的份。

“老师，你是不是在心里正叹息着，怎么会跟我们班这么有缘？”

“我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。”伊少凡老实道。

在女校任教，在态度与教学上，本来就比在一般学校任教还得多担心那么一点点，更何况，他教的是“补校”学生，在年龄上，大概就比较具有弹性，再加上学